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費　錟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稗編卷二十三　　　　明　唐順之　撰

禮一 郊祀

論郊丘　　　　孔頴達 禮疏 後同

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圓丘圓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丘郊各異今具載鄭義兼以王氏難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為至極之尊其體祇應是一而鄭氏以為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

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為體稱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為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為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青帝曰靈威仰赤

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黒帝曰叶光紀黄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皥炎帝黄帝五人之帝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為二者按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

天是王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宫黄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氏以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為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黄鍾之等以為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鄭必

以為異圓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
禮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
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
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
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袞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
非周郊也又知圓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
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於郊又
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圓丘故以圓丘為禘也

圜丘比郊則圜丘為大祭法云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為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為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唯云禘為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配天見於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嚳配圜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嚳是周之遠祖為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歌頌或古

詩本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甫得商之遺頌十二篇至孔子之時唯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詩有遺落也

辨周魯郊

註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正義

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

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　注言日至周事正義曰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者謂日體以周郊天建子之月而南至云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者以冬至一陽生故云新用事而用辛日云此說非也者謂日以周禮郊天之月而日至陽氣新用事此等之說非也謂董仲舒劉向而為此說所以非者按周禮冬至祭天圓丘不論郊也又此下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是服不同周禮王輅以祀天此下云

乘素車是車不同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曰非人為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圜丘與泰壇别也以是知郊與圜丘所祭非一故云此說非也云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者言此經始郊日以至是魯國之禮必知魯禮者以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天

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但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

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荅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惟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在魯者欲見經文實是魯郊而為周字故云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誤作周也從上說郊是周禮自此以下是魯禮為此

周魯雜亂也按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玄以為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玄以為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為之說又從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玄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玄以祭法禘黄帝及嚳為配圓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圓丘之名周官圓丘不名為禘是禘非圓丘

之祭也玄既以祭法禘嚳為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按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玄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所在言之則謂之

郊所祭言之則謂之丘於郊築泰壇象圓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圓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圓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又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為天子郊祭之事如聖證論之言王肅所據經傳分明鄭必别為其說者按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

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為禮乎周禮云冬日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祀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輅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服衮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

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為始故稱始
也又禮記云魯君臣云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
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
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為別冬至之郊特為魯
禮按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
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
用辛則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按張融謹按郊
與圜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

魯以轉卜三正王與鄭玄同周禮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衮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衮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脫裘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通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為魯禮與鄭玄同融又為圜丘是祭皇天孟春祈穀於上帝及龍見而雩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融又云祀天神率執事而卜日圜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此是張融之說鄭此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日者當齋戒自新如

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但郊丘大事王鄭不同故畧陳二家所據而言之也按聖證論凡異義皆同穀梁之義魯轉卜三正之内一郊則止而崔氏皇氏以為魯冬至郊天夏正又郊凡二郊非鄭義也

辨王肅郊祀義

黃　澤 趙汸師說

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為一祭之説曰祭法虞夏殷周皆以禘郊祖宗為四重祭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嚳配即圜丘方澤是

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於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嚳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祖文王於明堂以配五帝宗武王於明堂以配五神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圜丘方澤宗廟為三禘蓋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土蹙財匱大禮遂廢所脩

唯郊社二祭故圜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欲以圜丘為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曰亦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

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於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於彼亦求之於此也康成以方澤主崑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於經誤分為二王氏由此并崑崙神州為一祭而遂謂北郊為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之祭為禘而不言及嚳又以為禘小於祫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晉武肅外

襲也故用其說并方圜二丘而祀南郊歷代無所因襲

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搃盛之祭遂為古今不決之疑

矣其辯感生帝之說曰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

人特為立廟而祭謂之閟宫君子以為聖人之生異於

常人無異義也况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

而為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

久非緯書創為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蓍筴之數皆緯文

也其可盡廢乎

郊祀議

王　炎

郊祀國之重事也先王之禮猶可以考之於經而諸儒異論者經之所著不同也盖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也天帝之號也天地分合之異也春冬時日之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謂之圜丘戴記謂之南郊又謂之泰壇鄭康成之說曰祀昊天於圜丘謂之禘祀上帝於南郊謂之郊而泰壇無說康成之言非也兆於南以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夫子嘗有是言矣王肅曰築丘

以象天體是謂圜丘圜丘人所造也是謂泰壇兆於國南是謂南郊然則南郊也圜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實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天曰上帝曰五帝天洎五帝為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為昊天元天為上帝五方之帝為五帝鄭司農之說也孔鄭之說質之於經固已不合而鄭康成則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始於青帝靈威仰終於黒帝叶光紀也以緯亂經雖不辨可以知其無稽矣於徧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

化故以帝名在書言類於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官以為禋祀昊天上帝知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矣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禮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氊案朝日祀五帝則張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郊兆於四類之先則五

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三也呂不韋之月令嘗言五帝矣春則太皥夏則炎帝秋則少昊冬則顓帝夏秋之交則黄帝不以五帝為天也魏相之奏亦詳言五帝矣太皥乘震炎帝乘離黄帝乘坤少昊乘兌顓帝乘坎亦不以五帝為天也秦漢間言五帝者皆五人帝而已其說必有所從受也古之祭天者主於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于郊牛

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禮簡則嚴嚴則敬是故事天所以報本尊祖故以配天嚴敬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而謂之六天則近於誣矣天地分合之異先儒考於經者未審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尊天而親地隆殺固有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地者有社則必有大社大社謂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社祭土主陰氣也祭帝于郊

以定天位祀社於國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明地不可與天相並尊天之義也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謂大社者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折折則方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至漢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雖然莽之說因周頌之言而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於方丘

冬日至祀天於圜丘則曰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穀其詩為噫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詩也秋冬報其詩為豐年報有二祭而所歌者豐年一詩也昊天有成命之詩可歌以祭天豈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則宜於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

行事而求其制禮之意則天地未嘗合祭無疑矣冬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郊夫日至而郊周禮也卜日用辛魯禮也雜周魯之禮兼記之而郊之時日紊矣蓋周人之郊有二皆無所用卜日至而郊報本之郊也故其禮行於一陽之初復啓蟄而郊祈穀之郊也故其禮行於農事之將興制禮之意坦然明易戴記言周之始郊正月以日至其日

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魯之郊而紊其時日也諸儒異論為禮經之蠹者多矣去其異論之蠹而究其禮經之正經雖殘缺禮意則固可知也已

論周禮六天書　趙汸

鄭康成三禘五帝六天緯書之説豈特足下疑之自王肅以來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陳陸葉林諸公其攻擊亦不遺餘力矣竊嘗究觀諸名家論著於經旨似猶有未盡者於禮意似猶有弗類者雖然去古遠矣豈易言哉

汸嘗歎王子雍有高才好著書又與典午氏為婚姻勢望赫然茍非高明博洽真有所據安能議其所短而孫仲然獨取聖證論駁而擇之其所辨證必有可觀陳史既復不作志其善復不傳千載而下無所鏡考可惜哉經曰祀天曰祀天神曰祀昊天曰祀昊天上帝曰禋祀昊天上帝曰旅上帝曰大旅上帝曰享上帝曰類上帝曰類造上帝曰祀五帝曰禋祀五帝皆因官屬職掌䄍物司存言之然其間尊卑遠近親疎隆殺異同分合有

序有倫聖經簡與無費辭非後世文字比也蓋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四望別言既非祀地則旅上帝別言非祀天明矣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言而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始以五帝對四望言五帝即上帝明矣旅者會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也猶四望非一方矣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四方之神即五帝也故曰禋祀而

得與天地通稱六帝日月星辰四望不與焉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神之在天者以血祭貍沉疈辜祭神之在地者禋者升煙以祭之名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玉帛燎而升煙以報陽也自非天神之尊者不得言禋祀明矣大司樂祀四望祭山川各有樂而五帝樂無文以其皆天神同六變之樂也又豈但與昊天上帝同禋祀同祭服而已哉雖然五帝之非人帝可無疑矣其總言上帝與專言祀天者豈無别乎其祭曰旅曰享曰類曰

類造其事曰天子將出曰帥旬曰國有大故以及曰祈穀與大司樂冬日至祀天神於圜丘夏日至祭地示於方澤孔子謂之大郊者其於尊卑遠近親疏隆殺之節亦辨而詳矣若來書所謂天與帝為一惟兼言分言有異則經中神號祭名禮物徒異同而已矣先王制為一代大典豈為是辭費以來後世之紛紛乎大宗伯禮四方主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主建神位言足下謂大小各從其類決五帝為人帝非經旨也夫五行之神為

五帝而太皥之屬配焉亦云帝此孔子問諸老聃而告
季康子者也公羊子曰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
無主不止此郊之所以尚配也今將迎氣於郊而槩其
所配者主其配者太皥以降雖有功德亦人鬼也人鬼
豈能司天時而布五氣者乎陳祥道楊復齋之言曰天
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為
五帝則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朱子又謂凡說上
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意與陳氏同諸公雖不

主康成至此亦不能異也足下豈弗考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此天神人鬼之别也國語曰郊禘祭之牛角繭栗謂郊為禘而牲無異文此所謂禘非人鬼之祭矣又曰凡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别不言祭天地則韋昭註禘為圜丘不誣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對舉言之與國語同則四者皆大祭而事體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之帝一以先後為次則四大祭者輕重必有差矣王氏

謂禘者宗廟之殷祭而郊為圜丘祀天以其序言則先廟而後郊廟言人鬼而郊不及天神以其實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帝惟廟享也又謂祖宗乃二廟不遷之名是禘郊以祭言祖宗以廟言也太廟之不遷又非世室比顓頊之於夏契之於商其廟視周文武世室亦可同倫乎二世室一曰祖一曰宗可乎此毋論禮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類必不如是之舛駁弗倫也六天之神陰主化育著為星象下應人事北辰中

居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於四時與開闢之初五天之精感為帝王之祖皆非有得於化原有見於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微昭布森列不可誣也況周人立閟宮以祭姜嫄大司樂享先妣序於先祖之上則南郊祀感生帝何必異乎緯書焚於隋河圖洛書至宋始大顯使無陳邵二公亦妖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全書往往望風詆排黄先生嘗謂恐尚有如圖書蓍策之數在其中可謂惡而知其善者矣孫仲然遠

矣安得起陳林諸君子而質之然先生論宗廟之禘與鄭氏三禘亦不茍同行狀中可見其謂成王以殷禮祀周公因詩言白牡可以辨明堂位之誣也足下廼取何休氏周公生有王禮之云誣斯甚矣魯郊非禮春秋所書非一端但非成王賜之耳其謂魯禘文王於周廟者因魯言文王廟而辨於周公廟禘文王之僭也魯無廟主藏於稷廟也魯既有文王廟安可虛而不祭但為藏主之所乎明堂位又夸而不實矣上言祀帝于郊配以

后稷下言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自車服旌旗以至樂舞廟飾皆天子也而獨不敢言上及文王吾家伯循欲推王禮以說魯禘其論起於唐末而不兼羣廟之說予程子蘇子由陳祥道諸公皆無取焉足下謂之古今通論可乎向來嘗慼揚信齋譏鄭康成讀祭法不熟杜佑讀大傳不熟杜氏主康成而兼存王肅未知讀書生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雖信齋未可忽也王肅親注家語而自廢五天帝之說茍無卓然之見讀書

雖熟猶不足恃而況不熟者乎學者後世而傲視古人如此每謂讀儀禮通解君子惜之此先生教人所以貴乎致思也足下如有意斯事則聖經賢傳與諸名家成書歷代史志具在區區廢忘久矣何足辱下問乎

天帝之辨

陳祥道 禮書

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

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
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以冬至日致天
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
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
上帝也太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
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
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氊案設皇邸祀五帝

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為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也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

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歴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乙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又有皇天大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

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黄鍾大吕之樂夏正以祀感生上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别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

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黄帝少昊顓頊而已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玄冥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脩與熙者盖冬於方為朔於卦為艮於辰有左右於罷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青黑則官有脩熙宜矣司馬遷不紀少皞以黄帝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

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令為正

五帝祀辨　馬端臨通考後同

按五帝之祀見於周禮五帝之義見於家語其說本正大也自秦漢間廢祀天之禮而以所謂郊祀者祀於五時名曰五帝鄭康成解經習聞秦漢之事遂於經所言郊祀多指為祀五帝且據緯書為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叶光紀中曰含樞紐於

是王子雍羣儒引經傳以排之而謂五帝者太皥以下五人帝也先儒楊復齋則謂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為得也其說善矣然楊氏之釋五帝則以為如毛公所謂元氣昊大謂之昊天遠視蒼蒼謂之蒼天程子所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之類則五帝乃天之別名而元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愚謂若以為天之別名而已則曰帝可矣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上帝之外別立

祀五帝之禮乎蓋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為五行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亦不可家語所言盡之矣今因疑緯書靈威仰等名字而謂五帝之本無因疑五帝之本無而謂家語之非聖言亦過矣如日月星宿風伯雨師皆天神之見於祀典者經傳所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則以為各有名稱甚者或為姓字其妖妄不經甚於緯書儒者所不道也然因

是而疑日月諸神之本無可乎

郊從祀之神

按禮經言郊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然則周之郊以后稷配天之外從祀惟日月而已明堂則鄭氏注謂所祀者五方五帝及五人帝五官配以文王武王而已不祀他神也自秦漢以來郊禮從祀之神漸多晉太興中賀循言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唐圓丘壇位上帝配帝以及從祀通計七百餘座然圓丘所祀者昊天則從

祀者天神而已於地示人鬼無預也自漢末始有合祭天地之禮魏晉以來則圜丘方澤之祀未嘗相溷宋承五代之獘政一沓郊祀賞賚繁重國力不給於是親祠之禮不容數舉遂以后土合祭於圜丘而海嶽鎮瀆山川丘陵墳隰原衍皆在從祀之列於是祭天從祀始及地祇矣至神宗皇祐二年大饗明堂盖以親郊之歲移其祀於明堂而其禮則合祭天地並祀百神盖雖祀於明堂而所行實郊禮也然既曰明堂則當如鄭氏之注

及歷代所行故以太皡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五人帝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官神偹祀五帝於是祭天從祀又及人鬼矣中興以來國勢偏安三歲親祠多遵皇祐明堂之禮然觀儀注所具神位殿上正配四位東朶殿自青帝至南嶽十三位西朶殿自白帝至北嶽十二位東廊自北斗至北隰二百有八位西廊自白帝座至哭星一百七十五位又有衆星一百五十八位共五百七十位則比晉賀循所言纔三之一唐圜丘所祀三之二

耳然晉唐未嘗雜祀地祇人鬼而位數反多此則以圜丘方澤明堂所祀合為一祠自五帝五官海嶽以至於原隰而位數反少殆不可曉然晉史唐史但能言從祀之總數而不及其名位之詳故無由參稽互考而不知其纖悉也姑誌于此以俟博聞者共討焉

論五時之謬

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舜攝政之初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湯代

夏之初用玄牡告于上帝神后武王代殷之初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然則其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為之訓詁以為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也以為五人帝者曰太皥炎帝黄帝少皥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皆天

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皥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太史公讀秦記以為秦雜戎翟之俗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然以愚考之襄公以其有國於西也而祀少昊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誤矣自漢人既以祭時為郊天太史公習見當時之事而追尤秦襄之僭實非也繼而諸畤並興或由夢蛇而為鄜畤或

因獲石聞雉而為陳寶或由雨金而為畦畤又繼而有青帝黄帝炎帝之祠俱以時名之葢少昊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黄帝炎帝則非所祭而祭者也至於鄜畤陳寶之屬則皆秦中小人為淫厲而驚動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為立畤而同於諸帝之祠漢人不考復指四時以為郊天之事至髙祖立黒帝祠以備五時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進祠上不親往嗚呼安有郊見上帝而人主不親其事者乎往往見其所祠者

叢雜冗泛是以姑諉之祠官循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陽五帝之廟孝武採謬忌之說而建太乙天皇之壇始親祠矣而皆謂之郊見夫郊事天之禮也諸方士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則太一五帝俱天上之神爾以神為帝以祀神為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嘗舉行也秦及漢初以郊祀事天之禮奉五帝至武帝時方士謬忌言太一貴於五帝者也遂復以郊禮事太一而五帝壇環居其下然終不聞舉祀天之

禮至鄭康成遂創為六天之說以為太一五帝并昊天而六也蓋異名而同體也然其說終難通蓋方士之說至為誕謾然猶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終不敢言太一五帝即天也康成儒者乃創六天之說何哉竊意太一五帝之在天猶五岳四瀆之在地也謂岳瀆非地固不可而以方澤祠后土之禮事岳瀆亦不可謂已祭岳瀆而遂廢后土方澤之祠尤不可蓋秦襄所祠少皞白帝耳然秦俗信鬼好祠至於子孫遂并青黄赤

帝而祠之至漢高帝立黒帝祠而以為事天之事畢矣葢其祠本不經而諸時之怪妄尤甚髙祖明達者也雖有重祠敬祭之詔而卒不親享其亦有見於此矣漢初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論是正賈生賢而知禮者也親承宣室鬼神之問亦不能引經援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儀以革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後郊畤祠禮之豐殺每與方士之際遇相為盛衰渭陽五帝之親祠也以新垣平平誅而帝怠於渭陽之祭太一諸祠之郊拜

也以繆忌忌亡而祠官領太一之祠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謂太乙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創業之太祖亦終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繆哉按郊祀志天子封泰山欲治明堂奉高傍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祀太乙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註曰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蓋漢時太一五帝之時不一其在甘

泉者曰郊時三歲一親祠未嘗以祖配其在汶上者曰明堂武帝封泰山時所建方有髙帝並祠每修封則祀之終帝之世五修封而昭宣之後無幸泰山修封之事則廢其祭矣然髙皇帝之所並祠者太一五帝不過天神之貴者則非配天也至成帝時匡衡請徙甘泉祠於長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漢興之初儀制未定即且因秦故祠復

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黄黒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脩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因是皆罷并毁不應禮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後祀禮稍正然終不能建議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説南北郊與甘泉五畤互為罷復卒無定制至王莽秉政請復長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髙祖配善矣然復以髙后

配地祇而共祭則臆說不經爲甚葢莽將簒漢故爲是崇隂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盜攙竊位之謀耳或曰匡衡之論正矣然史載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壊甘泉竹宫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而向以爲不當革上卒無繼嗣哀平短祚漢以中衰議者惑焉何也對曰千金之家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爲之子孫者欲矯而正之則所舉者未必蒙福而所廢者祇以掇禍如諸畤之神雖不正然漢代秦

而興不能以禮革之方且信方士之言愈加尊奉侔於事天其祭之也且歷世百五十餘年則其靈饗暴著也久矣固未易遽絶也漢之中衰劉向谷永固嘗預言之向以人事永以天運然則固非廢淫祠之咎也逮世祖中興建武郊天即採用元始故事而不復襲漢初之迹甘泉諸畤未嘗領之祠官加以尊奉而亦不聞其能驚動禍福以來紛紛之議則以其絶之有素也故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道家者流其所言者鍊養之事符籙之術耳然必以天帝諸神為宗陳后山作

白鶴觀記言漢兩劉校中書為七畧其叙方伎則有神仙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地神祇三靈百神又皆出諸禮官而今之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呪法籙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晦庵亦言道家祀昊天上帝為非且謂釋老之學盡當毀廢縱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莊列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他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然觀太史公封禪書首叙帝舜類

上帝禋六宗望山川祠五岳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禮然後及秦漢閒不經之祠且歷叙始皇孝武所得燕齊方士怪誕矯誣之說共為一書班孟堅遂取以作漢郊祀志蓋秦漢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聖王報本反始之典視為求仙徼福之一事故郊畤諸祠其說多出於方士作史者固不得而删之然少君欒大公孫卿粤人勇之徒其所言怪妄諸說本無關於祠祀者亦叢雜附見於封禪郊祀之書何耶如此則與道家之經典何異遷

固儒者而著書指意如此固無怪黄冠師得以夤緣附會其説而啟后山晦庵之議也要之郊祀志只當叙述所祀天地百神本末而諸方士之言當别立方伎傳述之乃為允當道家以符籙役鬼之説附會於天地百神則遷固封禪郊祀之書實啟之以昊天上帝並立於所謂上九位天尊者則鄭康成六天之説實啟之

論魯郊之僭

按先儒論魯郊祀之非如林少潁謂三傳所譏捨其非

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其論正矣然遂以為非出於成王之命特漢儒見春秋所書僭祭祀多僭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至蔣氏遂直以為出於惠公之請則愚未敢以為然盖春秋之際雖諸侯不無上僭然茍非如楚及吳越之流介處蠻貊自放於禮義之外者則亦不敢偃然以天子之制自居雖以五伯盛時晉侯之請隧楚子之問鼎如襄王及王孫滿尚能引正義以責之不聞晉楚之君遽至於用隧而求鼎也僭郊

之事大於請隧問鼎矣惠公當平王之時王室雖弱其陵夷不至於後來之甚魯又素為秉周禮之國夫子嘗稱其一變可以至道孰謂惠公於是時而敢以僭郊為請王使史角止之而不從魯由此而僭郊則惠公之暴橫無君過於晉文楚莊矣決不然也横渠以為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說得之　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

孟春乘大輅載弧韣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勲勞于天下成王追念周公勲勞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懸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僭且郊禘所祀元未嘗及周公則何名為報周

公之勲勞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勲勞而許其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况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本非有勲勞之臣乎先儒議此但謂周公有知决不歆非禮僭竊之祀而不知僭郊僭禘則其所祀本不及周公不知成王何名而賜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横渠因此遂以為成王念周公之勲勞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待魯往往

當時事情亦是如此愚嘗因是而考論之禮制之陵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蓋周之封杞宋也以其為二王之後俾之修其禮物作賔于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然特許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强上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於禹契之廟而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併僭行郊祀上帝之禮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

事守之嘆也至於魯則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稷礐之祀元未嘗廢無假於魯之郊禘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於周公之廟而併效杞宋之尤則不類甚矣其後三桓遂至八佾舞於庭豈無所自而然哉明堂位首言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即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於禘礐郊稷祀天配祖一

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穿窬不戢遂至斬關作俑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未善有以肇之也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魯宋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魯宋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賓客亦用之矣

論祭日月　陳祥道禮書

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

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雩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門之外此

祀之正與常者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王宫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昰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服則玄冕玄端其圭之繅藉則大采小采禮之之玉則一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王藻十有二旒龍衮以祭玄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則龍衮玄端皆言其衣也衣玄冕之衣則用玄冕矣鄭氏改玄端為玄冕不必然也虞

氏釋國語謂朝日以衮冕然祀上帝以衮冕而朝日以圭璧與張次設帝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衮冕可知矣周禮於掌次之次帝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繅藉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漢武帝因郊泰畤朝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帝正月祀日於東門之外則失春分之禮也齊何佟之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

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融與康成得其義矣魏薛靖曰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朏此尤無據也後周於東門外為壇以朝日燔燎如圜丘於西門外為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丈以夕月燔燎如朝日隋唐壇坎之制廣狹雖與後周差異大槩因之而已

明堂制　禮疏

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

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宫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牕四闥布政之宫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古周禮孝經說明

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葢之以茅謹按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說無明文以知之鄭玄駮之云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葢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牕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

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漢說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為也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中央金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如鄭此言是明堂用淳于登之說禮戴說而明堂辟廱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王廟又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曰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

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竝與鄭説不同者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又云天子曰辟廱辟廱是學也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此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别處不得為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知明堂非廟也以此故鄭皆不用具於鄭駮異義

也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如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門外也

明堂附馬端臨論　王炎

郊以事天廟以事祖禰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

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為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於朝覲耕藉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為之也夫義者禮之質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周公達於義者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

之樂章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王業實成於文王夫易始於乾坤以定君臣之分則北面事商者文王之心文王非有意於王天下也雖然詩之國風始於關雎小雅始於鹿鳴大雅始於文王頌始於清廟皆文王之詩也關雎有王者之化鹿鳴有王者之政大雅始於文王則受命作周矣頌始於清廟則盛德有百世之祀矣武王之伐商也誓於孟津誓於牧野其伐商而歸也告於羣后無不

以文王為言則王業成於武王而所以成之者文王也配天於郊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烝嘗於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非厚於其禰也知此則周公制禮之義明矣而所可疑者明堂之制度也考工記固嘗言之矣夏有世室宗廟之制也殷有重屋路寢之制也而周有明堂其制一堂而五室鄭康成曰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康成之言固不足證而

考工所記亦未可盡信也其未可盡信者何也若有堂室而無壇墠則嚴父配天當在宮室之中矣先王之禮非特禋祀上帝於郊丘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作廟以祀五帝于渭陽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於廟人且議其非禮況祀天帝之尊乃即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為之乎故曰考工所記未可以盡信也夫考工記先秦古書也且難以盡信則諸家之異說紛紛從可知矣是故莫若求之於經夫傳記有

之經無之不得已而從傳記可也傳記有之經亦有之捨傳記而從經可也捨經而從傳記可乎哉此理至易曉也二禮周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為壇三成宮旁一門此明堂之說也然畧而未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覲於天子為宮四門為壇其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而設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也於是拜日禮月祭天燔柴此則明堂之壇而祀神以為盟也既盟王設几即席諸侯之駕不入王門奠圭

纁上此則明堂之宫而明諸侯以為朝會也其盟會詒於明神是故謂之明堂鄭康成曰王廵守至於方岳諸侯來會亦為此宫以見之康成雖知方岳之為此宫而不知此宫之為明堂是說也吾於孟子有證焉齊國於泰山之下者也宣王之時明堂尚存趙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廵守朝諸侯之處也是說也吾於班史有證焉漢武帝之東封也泰山東北址有古時明堂處則宫壇不存而其址猶在也雖然鄭康成趙臺卿知時

會殷同之有明堂而未能明夫所以朝諸侯祀五帝之義也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盖即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扆以朝諸侯盖即其宫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與其禮典曉然如指諸掌可以决千載之疑議擯諸家之異說矣夫諸家之失不一皆臆度而意之也是故或失之誕或失之譎或失之陋或失之侈或失之雜皆非所以論周公之典禮也吕不韋之月令南有明堂左右有个與月遷徙以眂朝而布政此失之誕者也

大戴之記則曰上圓下方九室每室四戶八牖桓譚新論又從而廣之以為有四闥以法四時十二坐以法十二月此失之侈者也蔡邕所論又以太廟靈臺辟雍合為一區此失之雜者也晏子春秋所傳茅茨蒿柱則陋而不中禮公玉帶所圖複道層樓則詭而不經折之以二禮其說蓋不攻而自破也大抵聖人制禮必有大經而寓於度數則有節文大經本也議禮者之所當重節文末也議禮者之所當輕明堂之禮下則以朝諸侯上

則以事上帝大經存焉若夫壇墠之有宗㕔堂室之有廣狹區區節文之末酌其宜而為之雖或異於古人何病焉自漢以來儒者之議明堂至今不決而考禮經殘闕之文斷以臆見則僭矣雖然漢儒所傳不敢盡誣以為非亦不可盡信以為是故詳其義於禮經而折衷焉所以不避其僭也

馬端臨曰黄帝明堂之說制度乃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揚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削之然其所

言茅葢通水與大戴禮所記畧同又考工記所言夏后世室殷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槩由質而趨於文由狹而趨於廣以是推之黄帝時無明堂則已茍有之則一殿無壁葢以茅正太古儉朴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謬誕者多假設黄帝之事以售其説如所謂作五城十二樓封名山接萬靈明庭采首山銅鑄鼎之類皆矯誣古聖張大其詞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玊帶所上明堂之制乃簡朴如此雖不經見然豈不可稍

規千門萬戶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並出於封禪求仙之時而例黜之也

稗編卷二十三

稗編卷二十四　　明　唐順之　撰

禮二 羣祀

禋于六宗　　王　廉 文衡

先儒言六宗者非一家或以為天地四方或以為祖宗四方或以為天皇大帝及五帝或以為五官或以為四望或以為蜡之百物或以為天宗三地宗三或以為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以為卦之六子或以為

三昭三穆各肆為臆說互相駁黜終無一定之論遂使六宗之說不明惜哉按六宗出于虞書周禮則無明文惟孔叢子以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宫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為六親宗孔安國因之王肅之說亦同朱子書說亦取焉三山楊信齋以朱子書說非苟從者今從之必有深意但鄭玄註祭法改相近為禳祈又以六者皆以為祈禱之祭夫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乃是

攝位告祭之禮安得禳祈之禮哉其說足以破之若以此祭為常祀則非也夫舜類于山川徧于羣神所以告攝位也告攝位于天地山川羣神足矣何必告于四時寒暑水旱哉先儒以家語為漢儒附會觀於此類信矣孔安國王子雍祖述其説固不足怪朱子取之何也揚信齋述祭禮一書足以為不刊之典既疑之復以為朱子取之必有深意又何也愚謂舜攝位告祭類于上帝及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矣惟不告祭于地祇意六宗謂

地祇也盖六為地數宗尊也且序其次地祇正當在上帝之後山川羣神之上斯説豈不正大耶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其先告后土大封猶且告后土攝位為天子安得不告地也晉虞喜别論盖謂此也但喜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其總五為一成六為地數渉於鑿耳劉昭亦以為喜説近得其實予亦云昭以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祭地不言地

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舉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其說似好謂帝能該日月星辰則可謂舉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配則不可望于山川豈非地乎即如其說若重復矣但以地數六為六宗自明何必穿鑿如是文獻通考但歷考先儒訓釋之同異考訂之去取著為一門亦無定六宗之說又不載虞喜劉昭之辯梁博士崔靈恩三禮義宗詳於六宗者也亦畧之豈亦有所遺耶

六宗　　章俊卿考索

評曰虞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漢以王莽等奏日月星辰山川海澤六子之卦為六宗者按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應祭之後漢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者禮無禋地與四時之義孔安國言寒暑日月水旱為六宗者於理又乖鄭玄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六宗者竝是星辰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魏劉邵以冲和之氣六氣宗之者氣先於天不合禋天之下烝從天有則

屬陰陽若無所受何所宗之其間有張廸以六代帝王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等竝不堪録後漢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為六宗於義為當何者按周禮以禋祀昊天上帝則禋祀在祀天不屬别神又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通典　孔叢子云宰我問禋于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祖迎於坎壇祭寒暑也至於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

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安國王肅用此說又一說云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云乾坤六子顔師古用此說一云天地四時一云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海一云六為地數祭地也一云天地間游神也一云三昭三穆王介甫用此說一云六氣之宗謂太極沖和之氣蘇子由云捨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　孔安國注尚書禋于六宗云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

也水旱也尚書正義又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宫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也鄭康成注云四時謂隂陽之神也然則隂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於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康成注以解

此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為天宗者三日月星辰也地宗者三山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康成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

緯辰謂日辰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者社稷五祀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

近年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梁博士崔靈恩三禮義宗曰尚書禋于六宗禋有三義禋者煙也潔也精也煙者燔柴升煙于天以氣聞達潔者取潔淨以表無穢之理精者取祭者精慤之意六宗之神先儒所釋義各不同義雖不同亦各有道伏生馬融謂六宗者天地四方所以用天地四方為六宗者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熟非冬不藏皆有功于民故尊而祭之謂之六宗而或有非之者以前文有類于上

帝今復謂天為宗六宗無天地意謂其在天地四方生成道廣濟物既洪故報亦非一或類或宗尤未盡其功豈有嬶前已祀而謂後為非也然迎春既祭蒼帝靈威仰之神而復郊祭豈可以復以春迎祭天而嬶郊為非天也　歐陽和伯夏侯建謂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萬物者謂之六宗許謹非之曰處六宗之間謂之六宗其實為一而名六宗虛實相互何以為義意謂本義以六宗之中合共

尊祭故謂之六者明其在六之中間為人所宗非名宗為六不可責其稱六者非實是一之名也　孔光劉歆謂六宗者乾坤之六子取水火雷風川澤能生萬物故禋祀以報謂之六宗馬昭難云凡八卦者所以生育萬物若祭卦便應祭八卦豈但祭六明非六卦也意謂劉孔之意所以但祭六者以為子不能成父之業故生物之功由於六子合據成功而報故舍乾坤而不祭也

鄭云宗者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謂六宗也王肅

難云星則五緯之星合為一位辰則十二月之會次又合為一位名實不相副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而别為兩位文昌之星獨分為二五緯之星所主各異合而為一義為不安尋鄭本意以五星十二次各共成功故各合為一司中司命所司有一不共成功故分而二王肅六宗亦以四時共成歳功得合為一宗鄭以十二次五星各共成歳則何以不得各合為一王此難無通義也並三禮義宗

晉虞喜别論曰地有五色大社象之

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校經句闕無祭則祭地也劉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為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禋者埋祭之名非升禋之祭　劉昭稱孔叢子之言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正謂未必然耳至昭以六宗為

祭地則穿鑿甚矣若三昭三穆及天皇五帝之議不待攻而自破也推司馬彪表云周禮無六宗之兆祭法無六宗之文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極切於理　古尚書及鄭玄言六宗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岱為山宗許君謹按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

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天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亦明矣禮記正義

社稷之神　孔頴達

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之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播五穀之功配稷祀之鄭

必以為此論者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為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為鄭學者馬

尼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為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于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太牢貶降于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

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為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所别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别尊卑不盡縣絶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為鄭

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為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説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為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為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

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為地祇也其社稷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為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之類是也上皆以黃土也其天子諸侯有二社者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

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是各有二社又各有勝國之社故此云喪國之社屋之是天子有之也按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是宋有之也此是天子諸侯二社之義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内雉門外之左右為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内之西自為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内之東則亳

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間于兩社為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廟廷執政之處故云間於兩社也其卿大夫以下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言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

者皆以土地所宜之木則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故大司徒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大社之等案尚書無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其天子諸侯大夫等皆有稷也故注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田主尚然故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是有稷也但亡國之社稷故畧之用刑官為尸

則其祭餘社為尸不用刑官也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三也其社主用石故鄭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案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營並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主無文不可强言今禮用兩圭有邸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為社古左氏說共工為后土后土為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為社公故知

社是土公非地祇鄭駮之云社祭土而主隂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伯言土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土公也異義稷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為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旣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駮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

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之黍稷或云原隰生百穀黍為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為難

社稷祀議　　陳祥道

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

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柱商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周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

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盖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兩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或欲

合二社以為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盖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黄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盖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壝則北面社嚮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

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栢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為之其列則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説蓋有所受之也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烖之類祭大故天烖之彌祀君行有宜宮成有衈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它則唯吉而已祭之牲以太牢其遇天烖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祭也南面其服也絺

冕其牲于黝其祭血祭其罇大罍其樂應鍾其舞帗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非夫深知禮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先儒有以王社有稷壝原隰爲稷神有以句龍爲社而非配社柱爲稷而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爲社配有以戊亥爲社日有以先農爲帝社有以太稷爲稷社皆臆論也

辯胡仲仁以社爲祭地之説　黄　澤後同

胡仲仁以社爲祭地曰貳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

句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羣姓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名義髙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示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即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

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禮不止于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圜丘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示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

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専圜丘方澤徧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逺分為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髙深玄逺大神大示不可煩瀆故歳事祈之於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於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率意立説如此大抵先王之意以為聖人制禮逺近親疎髙下貴賤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原而後禮意可得蓋圜丘所祭者全體圓轉之天總南北極黄赤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言故主北辰而曰天神皆降是總

祀天神也上帝者髙髙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為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陵川澤極天所覆者而言故主崑崙而曰地示皆出是總祀地示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曰四望五獄四瀆之祀曰山川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

評雩禜

祭法雩禜祭水旱漢儒謂雩者吁嗟禜者營域若雩禜兼祭水旱也又按司巫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是雩祭旱也鬯人禜門用瓢齎注引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是禜祭水也自秦變古雩禜禮廢漢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巫丈夫不入市昭帝始元六年旱雩禁舉火故雩以祈雨用皁衣禜以祈晴用朱衣雩則閉陽而求諸陰禜則閉陰而求諸陽後漢行

雩禮衣皁晉穆帝采後漢禮舞童皆皁服持羽翳歌雲漢之詩齊梁至隋皆歌雲漢詩梁武帝以雩壇不當在南郊正陽之方移之東郊又謂雩祭燔燎以火祈水於理為乖改燎為瘞議郎朱异謂雲漢詩有瘞無燎也大同五年又定祈雨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徭役四舉賢五黜貪六邺怨曠七減膳舞童皁服為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一章後魏武成帝和平元年雩皁選伎工端潔善謳者歌雲漢每列一章古人救旱之法自七事外若徙市禁屠

斷扇官府露坐聽政皆可舉行近世祈雨不知以陰求陰既不反求七事專以僧道法師符醮燐香燒燭燔符燎楮秪助其熱不知古人救旱必用女巫今用僧道法師若果述行精至亦亢陽之人非所以求雨後世貴僧道而賤巫古無僧道法師令為人祈禱是亦巫爾若郡邑急於救旱不得女巫或用女冠比丘尼以陰求陰也余之為瑟譜也亡意為世用則擬歌載芟於春社歌良耜於秋社歌雲漢於雩旱祈雨多在六月以林鍾商譜

首章以林鍾羽譜後七章此詩誠古人雩祭所歌然其
譜須於咏嘆之聲寓歌哭之意易㧞怚吠自念志與時
違不敢附於譜中今未必能信用雲漢之詩惟以陰求
陰則救旱請雨者所宜急若禜門則雨中閉南門用甘
瓠二去蔕刳其中一以奉盛一以奉體朱衣代鼓于門
祭畢開門屢獲開霽此亦古禮之有驗而可行於後世
者自舜禋六宗已有雩禜古人救水旱者在此而流俗
慢之甚者科率富民以為齋醮官買香燭迎送土偶擾

遍坊市何以救水旱乎

五岳　　馬端臨後同

按古者天子祭四望五嶽四瀆其大者也然王畿不過千里千里之外則皆諸侯之國所謂嶽瀆豈必在畿内而後祭之如舜都蒲坂而一歲廵五嶽俱有望秩之禮是也始皇雖併六國而禮典廢墜所祠祭山川皆因其游觀所至處與封禪求仙則及之而其領之祠官以歲時致祭且雜以淫祠者大率多秦中山川也至漢則名

山大川之在諸侯國者不領於天子之祠官必侯齊淮南常山之國廢及濟北王獻地而後舉五嶽之祭俱非古義也

五祀

按古者雖有五祀七祀而不言其所祭之地然以七者觀之獨如司命與厲當有祭之之所而若中霤若門若戶若行若竈則所祭之神即其地也祭法言王及諸侯立門行二祀則曰國門國行大夫士則曰門曰行而已

竊謂有國者祀此二神則當於國門祭之而大夫以下則當在其家之門首至若中霤戶竈則凡居室皆有之皆可祀於其地義或然也而隋唐乃祀之於太廟以時享祖宗之時并祭之蓋本鄭康成之說然康成注禮記月令其祀戶條下則言凡祭五祀於廟注周禮宮正凡邦之事蹕條下則言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而正義則謂於廟者殷禮於宮者周禮今鄭注自為異同而正義所以釋之者亦復如是皆臆說也然二說之中宮中

之義為優盖此五祀者皆人生日用起居之所係故當即宫居而祭之若廟則所以崇奉祖宗不當雜祭他鬼神於其地如門中霤廟亦有之因時享而并祀於其地猶云可也至於若司命若竈若行則於廟何關又王之所祀泰厲乃帝王之無後者盖非我族類也今即太廟之中為位而祭之得毋有相奪予享之患乎